

今年青岛大剧院的艺术节开幕演出,再次请来了陕西人艺的《白鹿原》团队。在话剧上演之前,书城与大剧院一起做了一个“书剧同读”活动,我很荣幸地受邀做分享嘉宾,也因此重读了小说和重新回味了话剧《白鹿原》。

初版于1993年的《白鹿原》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话剧版的《白鹿原》也已近乎经典化,在青岛曾几番上演,好评如潮。2016年11月我第一次看到现场演出,大受震撼,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取自司空图的《诗品》,叫作“雄浑洗练,真力弥满”。后来西安的朋友曾把当地媒体的报道发给我,报道中亦引用了这一标题,想来这个评价是得到了一些认同的。

关于小说《白鹿原》的解读已经非常之多。我在“同读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感受,这其实也不能算是我的发现,只能算是分享有共鸣的看法。我认为《白鹿原》的好,首先在于它用一种新的视角、新的笔法写了20世纪上半叶的大历史。虽然小说是以白鹿原这么一个具体的地域来展开叙述的,但其中所写的历史是大历史,是从清末到新中国这几十年的跌宕起伏。对于大历史的书写有很多种,《白鹿原》几乎是正面写的,不是那种“一滴水里见太阳”的讨巧方式,而是透过白家、鹿家两家三代人的命运,正面书写时代风云,这是史诗式的写法,当然是了不起的。说它了不起,是因为正面写时代变迁的作品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十七年文学”里的大部头大都是正面写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白鹿原》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笔法。

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教授有一部《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在谈到《白鹿原》时,他说,陈忠实是用了《红高粱》的方法写《红旗谱》。“重读”的行文轻松像是讲稿,我理解所谓《红高粱》《红旗谱》云云,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也许这种说法够不上严谨,但在我看来也差不多说中了《白鹿原》的一大优点,对于历史风云,作者有其独特视角,与以往的作品并不相同。

一般认为,《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陈忠实也不是一位先锋作家。但是身处新时期文学的浪潮中,没有哪个作家能够不受所谓先锋文学的影响。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其实也有关于外星人的桥段,现在看来颇为不能理解,但要放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氛围里,则再正常不过,那时候《飞碟探索》与诸多文学期刊一样畅销,所以孙少平在思念晓霞的时候,看到了飞碟,并且与外星人说话。这是作者的奇想,也是对当时现实的一种反映,或者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青年人的生活,本身就具有一种先锋色彩。《白鹿原》中有没有先锋文学的痕迹呢?《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认为,《白鹿原》的第一句话就显现出马尔克斯的影响。“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许子东分析,这句话里最重要的既不是七房女人,也不是豪壮,而是后来。因为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以后……”的写法。

关于这个论断,我曾与朋友们讨论过,作家们认为,评论家历来是草木皆兵,区区一个“后来”,并不能说就是学习马尔克斯。中国文学的传统里难道就没有“后来”二字?

为了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我又查找了许多资料。在马尔克斯逝世时,《光明日报》刊载过一篇报道,采访了几位中国作家,其中亦有陈忠实。陈忠实说,1983年他在河北涿州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同往的《十月》杂志的编辑郑万隆带着准备刊出的《百年孤独》译稿,因此他也成为《百年孤独》的早期读者。陈忠实说,读《百年孤独》有一个不期而至的效果,就是“使我把眼睛和兴趣从苏联文学上转移了”。但是在新版的《白鹿原》中有一篇节选的创作手记,在谈到现代派文学时,陈忠实举的是卡朋铁尔例子。卡朋铁尔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人,他曾到法国学习现代派文学写作,但写出的作品无人问津,于是离开法国时留下一句失望而又决绝的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他说“卡朋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的作家”。读了这些材料之后,我也深信,陈忠实的写作也是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自己无法选择,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他作家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甚至是反向的。

在分享会上,我还聊了《白鹿原》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他们都是文学长廊里的典型人物,而在同类题材中的同类人物中又都各有突破,这也是《白鹿原》的不同凡响之处。

因是书剧同读,自然要说话剧《白鹿原》。在准备讲稿时,我想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我与家人去南京游玩,在明孝陵附近有一个鹿场,游人可以喂鹿,与鹿合影。鹿有几十头,其中有几头白鹿,在网上挺火。对我们来说,“白鹿”已经成了一个文学意象,这让我很期待。然而真正见到白鹿时,却又大失所望,因为鹿与羊本来就是近亲,再通体白色,看起来确实与白羊区别不大,只是没有“咩咩咩”地叫。讲这个故事是在于说明,要把富于想象的文学作品落实成实实在在的影像,难免会变成白羊。羊没什么不好,只是过于寻常。像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就是一个寻常的故事,像聊斋,而电视剧的《白鹿原》则完全没有史诗性。

与影视相比,戏剧又是有些抽象的。因为相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剧场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相对于二维世界的电影电视来说,戏剧又是立体生动的。在剧场中有时我们不只是观看舞台上的故事,更多的是感受到一种由台词、表演、舞美甚至观众也算在内的一种综合气氛,或者说得更玄一点,是一种气场。陕西人艺这一版的《白鹿原》气场是与原著契合的,另外,对于庞杂故事的剪裁也非常合理。据说该剧自问世以来已经演出五百多场,戏永远是越演越好,所以对这部话剧《白鹿原》,观众理应有所信任,有所期待。

**作者简介:**张彤,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作协会员,作家。



# 从《白鹿原》到《白鹿原》——原著小说与同名话剧琐谈

## ——细读张毅现代诗《描述一艘沉船》——

### 黎权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扫码关注  
「文化青岛」

现代诗《描述一艘沉船》五节二十三行(原作附后),总览文本走向和文字脉络可分为五个部分:从现实进入历史,从历史看到真相,从真相感受恐惧,从恐惧返回现实,从现实反思未来。

“某日,读一本有关航海的书/书中记载了一支船队消失的往事”。诗歌如何开好头是个难事,《描述一艘沉船》的开头却轻巧平静,然而遍布疑问,不确定性,可变和多义性——什么书?什么船队?因何消失?就像做炝锅面时一下子便把油烧开了,葱花爆香显现出现代诗歌的魅力。接着诗人又紧锣密鼓地推出了“101页”“海水涨潮”“沉船从海底升起”“与时光相反的航程”等意象,一个平常“某日”的阅读何至于此?看似平凡的切入却设置了大量埋伏,一下子将读者拽入晦暗的历史。这是典型的举重若轻、驾轻就熟的开篇。

《描述一艘沉船》绝不是在故弄玄虚,故作高深,诗人反而十分老实地展示了所看到的事物:“烟草、陶罐和丝绸”“鱼形花瓶的碎片”“失传的玉镯”。然而这三组排列的意象并非随意罗列,而是“蛟龙号”深潜器探向海沟深处一点点地追索,我甚至认为它是“三级意象”。第一组意象尚属丝绸之路上比较正常的国际贸易;第二组唐代出土鱼形花瓶的破碎则印证了贸易规则的破裂,表现出强盗抢夺与国民抗争的开始;第三组当失传的玉镯出现在域外女子的手腕上时,祖传之宝外流明显揭示了国民抗争失利,列强的侵略与瓜分。于是,历史在第二节暴露出了残酷的真相。

第三节诗人敏感的神经从一艘沉船迅速触摸到一支船队的沉没,触摸到事物全貌和国运衰落民生涂炭的本质,呼应诗句中“海水涨潮”“模糊双眼”的意境,以及“心”发出“冷峻的声音”的情形。诗人恐惧不安的手,似乎一下子伸到了读者的肩上,于是举座同哀,列强兽行令人不寒而栗。

诗人在第一节巧妙设置了“101页”具有悬念意味的意象,根据阅读体验的进展,从100这个整数页码翻到101新的整数起点,第四节揭开了新世纪历史重启的悬念。“我将沉船的锈迹拭去,把锚和上升串在一起/中间的历史被白雪映照”——仿佛尘埃落定,历史的残酷与现实的残酷并行不悖。尽管“失落的珍珠”预示了当下的机遇与机会,但“神的瓷盘”却显示了列强享受饕餮盛宴之后,依旧固化的的东西方差距。“风暴”与“大火”则象征外强欺侮的劣势和长期存在的世界格局,揭示强盗们贼心不死,兽行依然横行于世的现实——我们急迫地渴求“一只强大的手”把握机机遇捍卫和振兴。

文本从恐惧回到现实之后,第五节开始反思未来,此时密集呈现了一批与海洋相关的意象:“海水上升”“波涛覆盖”“船长与缆绳”“海的幽深”“鱼的眼神”“水纹”等,告诫未来是个海洋的世界。“海水”“水纹”“波涛”象征依然如故的对立与争夺的思维模式;“海的幽深”“鱼的眼神”象征现实凶险与斗争惨烈;“船长的缆绳”表面上看似停泊下来的意愿,实则是复兴崛起并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理想;“心灵的岩石”却警醒地看透了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强盗本性。

现代诗最动人的情感源自个体体验,难得的是将个人体验真实准确呈现出来,并获得读者印证与共鸣。张毅尝试用现代诗描述中国近代史并激发情感的呼应,如果不人云亦云唱高调的话,就必须完成其他诗人敢想而不敢干的挑战与创新。我认为张毅以他冷静克制、沉着熟稔的笔功,探索了历史题材情感抒发的新经验。《描述一艘沉船》另一成功,是诗人用象征主义技术手法,不动声色地将读者引入一场沉浸式、博物馆式的阅读体验,这得益于其语言诚实地重现了诗人的个人体验。诗人就是这座博物馆的总设计师,每一件展品都源于诗人对历史深刻透彻的体会,并且每个细节务求经典准确,因此其个人体验让人信服并为之感动。

**作者简介:**黎权,青岛市文联第四批签约作家,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

附诗歌原文:

某日,读一本有关航海的书  
书中记载了一支船队消失的往事  
读到101页时,文字突然涨潮  
海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看到一艘沉船  
从海底升起,在与时光相反的航程里

我看到船舱堆满烟草、陶罐和丝绸  
鱼形花瓶的碎片映着波斯人的眼  
我看到那只失传的玉镯  
出现在阿拉伯美人的手腕上  
此刻,我的手恐惧不安。我的心  
是一只铁锚,发出冷峻的声音  
瞬间穿过了大海。我看到一支船队  
正以落日的速度加快沉没

我将沉船的锈迹拭去,把锚和上升串在一起  
中间的历史被白雪映照,时间是一串  
失落的珍珠,被海盗搁在神的瓷盘上  
没有一只手将它收回。一切极为相似  
你躲过风暴,却遇上天火

我看到海水上升,波涛覆盖了大地  
那个船长抛出的缆绳  
至今没有着落,海的幽深是鱼的眼神  
告诉我的。多年后,我仍能看清  
那些水纹。清晰的水纹,刻在心灵的岩石上